

姜 彬 · 著

JIANG BIN ZHU

江海情怀



Jianghai
XULIN CHUBANSHE
Qinghuai

学林出版社

江 海 情 怀

姜 彬 · 著



学林出版社



江海情怀

作者——姜彬

特约编辑——王龙娣

封面设计——范峤青

出版——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81号3楼）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行——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文庙路120号）

电话：63768461 传真：63768540

印刷——上海古籍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

字数——30万

版次——1999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3000册

书号——ISBN 7-80616-671-8/I·251

定价——25.00元



摄于西班牙罗马古城梅里达



1. 1985年随中国文联作家艺术家赴新疆访问团，在喀什与法国来宾摄于喀什宾馆
2. 八十年代初与继锋游览长城第一关—嘉峪关
3. 八十年代访日归来，与家人欢聚





1.1989 年在家中接待日本东京大学
大康副教授

2.1992 年与日本东京大学田仲一诚
教授在爱知县山中观看花祭

3.1992 年姜彬、郑渭礼摄于巴黎凯
旋门



1, 1996年姜彬、郑渭礼在西班牙地中海城市瓦伦西亚参加“法拉节”
2, 1996年与家人摄于大西洋畔葡萄牙“欧洲之角”, 平台上大风猎猎……

目 录

一 江海风涛 (1)

 宝岛春秋 (3)

 大江东去
 ——在崇明江堤上 (14)

 长江口里的明珠 (19)

 横沙风情 (25)

 江海赋
 ——在横沙大堤上 (30)

 太阳街的黎明 (33)

 花匠老姚 (37)

 花师傅轶事 (43)

 当夜潮响起来的时候 (49)

 钱塘夜潮 (59)

 石梁飞瀑壮天地 (62)

 白云深处访太阳 (67)

 四明之窗 (73)

 二探四窗岩 (79)

二 南国丽天 (85)

 珠江三角洲掠影 (87)

海滨·椰林·明月	(92)
宝岛在召唤	(96)
滇池边上	(100)
金色的石林	(104)
在西双版纳密林里	(108)
咪依鲁回到人间	
——彝族“插花节”素描	(119)
昙花山之夜	(124)
马缨花之恋	(126)
黎平巡礼	
——历史的回声	(128)
香溪的殊遇	(132)
南行日记	
——1983 年 4—5 月	(138)
三 北塞内外	(161)
万里长城第一关	(163)
海滨、路和日出	(169)
河西走廊摘珠	(172)
戈壁滩上一明珠	
——新疆石河子纪行	(177)
神奇的赛里木湖	(180)
瀚海驼铃	(183)
西行日记	
——1985 年 8—10 月	(186)
四 鸿爪篇	(233)

(818)	炮台山,我心中的山	(235)
(846)	——故乡杂忆之一	(242)
(838)	杭州湾南岸的滨海小城	(248)
(838)	——故乡杂忆之二	(265)
(838)	童年生活二三事	(273)
(838)	北撤途中	(281)
(828)	回首南天总是情	(286)
(138)	——1961年福建之行	(296)
	新安湖水深如海	
(808)	——1964年新安江水库之行	(305)
	窗缝里看到的生活	
(808)	——隔离室记事	(307)
(276)	莫干山纪行	(311)
(478)		(315)
(088)	五 海外旅踪	(318)
(286)	湄南河之夜	(321)
(488)	——访泰散记	(325)
	日本山区的花祭	(327)
(838)	在“欧洲之角”	(331)
(888)	伊比利亚半岛西部的田野风光	(335)
(188)	瓦伦西亚的一个夜晚	(339)
(488)		
(104)	六 悼亡篇	
(404)	四十年祭	(325)
	四明山的鹰	(327)
(804)	悼哈华	(331)
	悼念俗文学著名学者路工	(335)

魂兮归来!	(343)
(352) 送葬辞	(349)
[附录] 杜宣:《短曲余音》.....	(350)
(343)	(184)
(312) 七 余编	(353)
(302) 祖国啊,母亲!	(355)
一封五十年后考定作者的烈士遗书	(358)
(272) 赋自然以生命	(361)
从自然界发现美	
(182) ——兼谈姚元龙的树根造型	(365)
诗感	
(302) ——曹伟明诗集《水乡恋歌》序	(369)
(302) 我的读书经历	(372)
我的第一本书	(374)
(302) 关于民歌体诗复王海同志的信	(380)
春节祝词	(382)
(302) 绵绵不绝的白茆山歌	(384)
(312) 看似寻常最奇崛	
(312) ——读杜宣的《桂叶草堂漫笔》	(386)
(312) 吴文化源远流长	(389)
(312) 《中国现代戏曲剪纸选》序	(391)
(322) 《江南十大民间叙事诗》序	(394)
(322) 《江南民间叙事诗及故事》序	(401)
(322) 《中国民间故事精选》序	(404)
(322)	
(322) 后记	(408)
(322)	

宝岛春秋

一、镇海明珠

崇明是祖国的第三宝岛，除了台湾和海南岛以外，横躺在烟波浩渺的长江口中的崇明岛，要算是祖国最大的岛屿了。关于崇明的地形，上海人惯叫它为“草鞋底”，我在另一篇文章中虽把它形容成是“长江口中横着的一根喉管”，其实，它的形象最确切和带有诗意的比喻，是我这次到崇明后才知道的，那就是崇明人自己所比方的“春蚕”。可不是吗，后来我把上海地图翻出来一看，把崇明叫作“春蚕”，那是再得当也没有的了。它是一条静卧在莽莽苍苍的长江口上的“春蚕”。长江是一只桀骜不驯的野兽，它喜怒无常。有时在和煦的骄阳抚摩之下，它显得善良、平和，它的向往大海，长流不息的水波，汨汨地在小岛四周流过，用它的柔软的浪爪轻轻地拍着堤岸，发出絮絮不休的情语；可有时它被海潮和狂风暴雨所激怒，铺开一天乌云，掀起三丈浪涛，怒吼狂喊，惊天摇地。这时候，它恨不得把这条含在口上的“春蚕”，一口吞下。它锐利的脚爪，一阵猛似一阵地扑来。处在这样的境遇之中的状似“春蚕”的海外孤岛，谁不要问问它的命运、苦难和斗争呢？崇明是坚强的，千百年来，它在惊涛骇浪中站立下来了。当长江在梦呓中发出喁喁情话的时候，它固然不为所动，当长江在发性的狂喊怒吼中的时候，它也强自顶住，不管身外的歪魔邪道，静静地躺在浩浩荡荡的万顷水波中。一待风息浪定，一样旖旎风光，

一样鸟语花香。但是，万浪山中的崇明真是这样平静吗？不，它是平静的，又是极不平静的，它的平静是在不平静中取得的，它的存在是在剧烈变化中取得的。它处在不断地消亡和新生之中，它在矛盾中发展着自己。

崇明和那些大海洋里的岛屿不同，它是由长江带来的泥沙成年累月堆积起来的，它没有天生的坚硬的礁石作屏障，它像一张巨大无比的席片一样平摊在长江水面上，潮来时堤外的水波比堤内的土地还要高。在旧时，潮水淹埋整个岛屿是常有的事，不仅这样，长江一边把上游带来的泥土堆在它的北岸，同时也把它南岸的土地一块一块地带走。崇明在长江的吞吐中极不安定，长江是它生身之母，又使它东搬西迁，疲于奔命。早的不说，一千年前，当第一批人们跨江涉水来到它身上捕鱼煎盐的时候，它还坐落在遥远的扬州口外，是长江不绝地把它推向东海口上来的。崇明县人民委员会设在南门巷的城镇上，但如果从崇明在宋时设县算起，县城已经五迁其地了。不用说，以前四个县城所在地，早已指不出是在长江水波的哪个地方了。崇明就是这样在“南坍北涨”的辩证统一中求得存在和发展壮大的。

在千涛万浪中练就的崇明岛的性格，也就是崇明人的性格。只有坚忍不拔的人们才能把一片汪洋中的原始荒滩，围垦成一片片良田。人们在污泥没膝的江滩上，用双手捧起污泥来围堤，而潮水却一次又一次地把他们堆起的堤脚毫不费力地推去，好像巨人用舌头把一层糖舔去一样。但围垦的人并不灰心，他们有那种“围必成”的信心，因为对在旧社会里破产的农民来说，这是唯一的一线生机。旧时农民的围垦荒滩，真是把把辛酸泪。破产而走投无路的农民，三户五户地合伙来到荒无人烟的江边，拣一块地势稍高些的芦苇地，搭下了聊蔽风雨的“芦苇棚”；没有床，在地上铺些芦苇垫着睡，没有灶，在地上挖一个洞搁锅烧，一遇

到风雨交加、大潮上涨的日子，睡无睡处，站无站处，那苦楚是难以尽述的了。更悲惨的是，常常有人家被大潮席卷而去。崇明人就是这样地把崇明的土地，一块一块地从大海口中夺取出来的。经过劳动人民的苦心经营，崇明变成了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在这块土地上甚至找不出一块骰子般大的石块，长江给予它的是一整齐的泥土。这里种出来的大白菜，驰名上海。上海的家庭主妇，在小菜场里抱来嫩黄翠绿，含水欲滴的“崇明大白菜”，不禁眉开眼笑，喜满心间。这里种出来的芦粟蜜一样的甜；大头菜、香芋小钵斗一样大；还有大宗的棉粮，百样土产，千样海鲜。说不尽地上长、水里生的丰盛物产。

坐落在烟雾茫茫的长江口的崇明，作为祖国的第三宝岛，不但在经济方面有它特殊的价值，在战略上也是一个重要地方。它头抵东海，身横中流，像一把其大无比的巨剑，锋利地搁在长江口，庄严威武地镇守着上海港的门户。

坐落在烟雾茫茫的长江口的崇明，它朝蒙彩霞，夕拂轻烟。江浪在身旁吐花，海潮从远方喷雾。它像一个巨人般静静地躺着，它是祖国东方的一颗镇海明珠。

二、“老鸦”之灾

旧时代在上海发迹者，把崇明说成是他们的“世外桃源”，但在那时，对穷农民却是一个苦海。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记下了农民受迫害的血泪史。你以为农民是可以随便去围垦长江留下的荒滩吗？不！这里和大陆上的情况一样，每一块土地都是有主的，包括还没有生成的未来的土地。在崇明的地主阶级中有所谓“笃冷苗”（也叫“买苗头”）的制度，地主看到某处江边的地有涨起来的趋势，可以花少许的钱，向县政府登记，将来江上涨出地

皮来时，他就是新地的主人。为地主阶级服务的县衙门，还专为此设立了“沙田局”，管理地主登记事宜。这里当然也有官老爷的一杯羹，那就是将来土地开垦出来时，县老爷要吃“福禄”，新开出来的土地要划出一二十亩，孝敬老爷。这样，就给冒死犯难来进行围垦的农民，安排下了一个他们不能脱逃的厄运。旧时的围垦要三年而成，一年围堤，二年煞芦苇，第三年才略略可以有些收成。在这之前，地主是不出面的，你不知道他在何处，他不和农民分担一丝围垦的风险。但等到地里有收成了，地主就悄然而来，好像夜里突然落在树枝上的猫头鹰。

自然界固然是严酷的、无情的、致命的和令人恐怖的，但对崇明农民来说，真正的不祥之物，却是人类社会的吸血鬼。只是在地主阶级的残酷压榨下，人在和自然界的斗争中才显得软弱无力。崇明人把地主叫作“老鸦”，不是没有原因的。崇明的“老鸦”最著名的有72只，这72只“老鸦”，一只只都是活阎罗。他们凶狠毒辣，敲榨无度。在这篇短文里，我不打算多谈，让我来说一说“公租仓”：这个“公租仓”，设在现在的“三星公社”，是西沙地主集体对付农民的联合组织，它豢养着大批的武装狗腿子，私立公堂，私设牢房，严刑酷罚，层出不穷。有一种叫“猢猻爬旗杆”的刑罚，把人剥光衣服，反绑手足，头脚倒悬，用滑车吊在木杆上，一上一下地滑，滑一次昏过去一次，用水喷醒了再滑，非到半死不止。还有一种叫“荡粪桶”的刑罚，恶毒的程度，与前者异曲同工。它用三根大木头支撑在河两旁，把人光身吊在河中心，在水里一来一往地晃荡。这种刑罚据说总是在寒冬腊月里鸣锣开场的。自古以来，地主阶级总是千方百计加祸于人。明明是自己的丑行臭不可嗅，却偏偏要把人比作“粪桶”，给他作“替身”。且不管“老鸦”们想出的奇刑是由什么样的自然法则所支配，当年崇明地主对付缴不起租子的农民的办法，却称得起是在残害劳动